

人類。但是無可諱言的，今天醫界並非全是宅心仁厚的醫生，尚有一些不肖之徒混迹其內，唯利是圖，不顧職業道德，大者見死不救，小者提高收費，究其居心，較之經商謀利，猶有過之，這些人根本不配當醫生，醫界應當予以指責，鼓而攻之，則「新醫師法」之施行，更具意義。

醫療行為是具有大衆性的，涉及到很多「人」的問題，在我國，因為醫療所引起的傷害或死亡，是以刑法來處理的，刑法第二七六條規定：「醫師的業務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第二八四條規定：「因醫師的業務過失造成傷害者，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由此可見，我國對醫師業務過失的處置，甚為苛嚴，附帶還要負起「民事賠償」的責任。反觀英、美各國都是依民法來處理醫師業務過失，日本也僅是以「罰金」或「損害賠償」來處置而已。我們之所以在此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否定「人命」的價值，或是推卸一個醫師所該負的責任，只是因為法律如果太過苛嚴，也會發生不良的「副作用」，因此使得很多的醫生，不敢放手去救人，以致往往延誤了病人救治的機會，雖然這種態度，站在職業良心與道德上，是不允許存在的，但是事關切身，讓當事者感到很大的困擾，是以我們覺得這項條例，有待

商榷的必要。

在「新醫師法」內，中醫師與（西）醫師統稱醫師。摒棄成見，我們認為今後對中醫的輔導更應加強，尤其是近年來針灸的熱潮，帶動了沈疢已久的國內中醫界蓬勃的新氣象，希望這個現象不是崇尚流行，政府更應在此適當時機，給予補助，加強研究，積極培養人才，力求其現代化、科學化從而制度化，使傳統的中醫學，成為整體的現代醫學的一環。

就整個國家的醫藥工作衛生而言，除了醫師的管理之外，關於藥物藥商的管理亦很重要。「藥物藥商管理法」早於民國五十九年由政府公佈，並訂有施行細則，但是却未能有效整頓藥商、藥物，以致劣藥、偽藥胡亂製造，不實藥品廣告滿天飛揚，其遺誤人民健康，不下於密醫，甚至可說是另一種變相的密醫，基於醫藥衛生工作的整體性，我們在「新醫師法」施行之前，同時強調藥物藥商管理的重要，政府當局，理當雙管齊下，則我們醫藥衛生的工作，必然會有更大的進步。

千呼萬喚，我們引領企盼了十幾年的「新醫師法」即將施行了，欣喜之餘，我們不能不提出以上幾點期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希望能本乎慎始慎終的原則，徹底實行，否則反成了徒具虛文的條例。

社論

社論

掌握有利時機 迎接勝利之光

歷史已經不只一次為我們證明，革命的過程通常總是曲折的、艱苦的；革命的情勢總是多變的，有時陰暗，有時開朗；但是，這一切都不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重要因素，革命的成敗，通常操在革命者自己手中。這就是說：在很多情形下，客觀的環境雖然時常是艱困的，但是並不足以阻止革命者的前進，相反的，革命者通常都能克服環境中的障礙，扭轉局勢，在堅毅的奮鬥中，邁向成功之途。

今天世界大局的第一個特點是國際政治氣候的大轉變。這個轉變是由旗幟鮮明的「對抗」轉化為敵友難分的「和解」，整個世界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共產勢力擴張，構成對自由民主的一大威脅，乃促使自由國家結集在美國的領導之下，形成一個民主國家的陣營與蘇俄所領導的共產集團對抗，雙方旗幟鮮明，一方面進行局部性的熱戰，一方面互相口誅筆伐，進行火辣辣的冷戰。這種「兩極化」的國際政治的對抗態勢，現在似乎已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所謂「東西兩方的和解」。也就是美國總統尼克森所說的「談判時代」的來臨。這種和解不只是反映美國和西歐國家的政策改變，也顯示了蘇俄和毛共的策略轉移。「和解」一辭不只是響在歐美的一個口號，也是瀰漫在亞洲的一句符咒。

第二個特色是國際間的交往不重原則，不顧道義，而遷就現實，謀取眼前私利。雖然，在國際政治舞台，不重視正義與道義，輕鄙主義及原則，並非始自今日，但是輕道義、棄原則、重近利、講現實，則無過於這個所謂「和解」的時代。過去在國際爭論中，尚有若干領導人物倡導以自由反奴役，以民主反極權，以和平反侵略，發生過有力的號召作用，而且為人類的前途揭示了一幅光明的遠景。但是，今天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的領導人物，已經公然宣稱不再以「意識型態」作為國際交往的準繩。換言之，求人類社會自由平等的目標，已經公然被放棄了。這種藐視道義與原則的作法，以聯合國容許受到它譴責為侵略者的毛共政權佔一席之地，表現得最為顯著，也最為令人為國際道德的喪亡

而悲嘆。

儘管民主國家姑息氣氛瀰漫，國際間道義淪喪，但是，若干世局的發展，證明共產主義或馬克斯主義也正在被世人所唾棄。這個主義只是一個「烏托邦」，它違反了人性，違反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法則，必然趨於沒落和滅亡。例如共產主義的始祖—蘇俄，共黨執政已經五十六年，但不知距離馬克斯的「烏托邦」還有多少萬里，人民犧牲自由的結果，竟是繼續經年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面臨經濟困境，蘇俄頭目布里茲涅夫最近決定分期向西方國家購進價值幾十億美元的新式工業設備，另外並打算把五萬家工廠加以改組，變成公司形式的「生產社」。但是這些措施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為問題的本質是共產制度的落伍，不符今天時代的要求。

工業如此，農業更是一團糟，以世界最大幅員的領土，自己所生產的糧食，從來就不夠養活自己的人口，在這種經濟情況下，再加上極權式的奴役統治，許多俄國公民都想逃出這個「無產階級的樂園」，無怪乎蘇俄的「氫彈之父」沙卡洛夫和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人索忍尼辛等第一流的大學者大科學家都要唾棄這個專制暴政、過時破落的共產主義制度了。而南美洲智利九月十一日所發生的反馬克斯主義者阿萊德政權的改變，更是很顯然的為共產制度敲起了喪鐘。

此外，儘管我國近年來在外交受了若干挫折，儘管毛共政權在它孤立我們的整個政策中極力在海外加緊統戰，用動聽的口號拉攏僑胞為它效命，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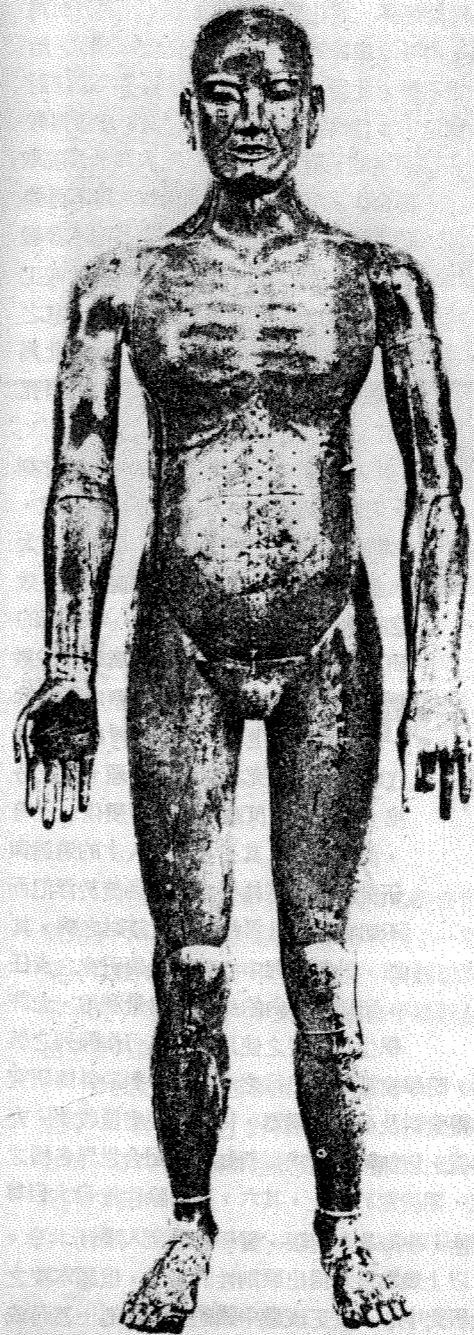
是這一企圖已經遭受挫折，海外僑胞大部份都洞曉毛共政權的本質。不為花言巧語所動，而繼續熱誠支持自由祖國的反共大業。這是我們最有力的本錢。

去年八月廿四日至廿八日毛共召開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林彪—毛澤東最忠誠、最堅定、最親密的戰友在這次會中已被鞭屍定讞，但林匪一幫握有兵權的實力份子，不但沒有完全被剪除，而且這些有槍桿子在手的人已經變成割據地方擁兵自重的軍閥。而另一方面「宮廷派」的虛權高於上，而軍人的實力大於下，這種以虛凌實的形態，是新的奪權鬥爭的起源。

總之，今日革命的形式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自己掌握著勝利之鑰，我們國家的命運是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無論改善，扭轉或運用外在的環境，要我們自己努力。至於加強我們自身的有利條件，更要靠我們自己的能耐和毅力。每個人都應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力量，貢獻給國家社會。總統在六十二年國慶文告中說：「今天大家繼志承烈，秉持國父先烈堅苦卓絕，不畏艱難的精神，更絕不會為國際間一時的晦冥曖昧而浮沉頓挫，也絕不會為公理正義一時被姑息蠱毒，而憂惶迷失……」這是金玉良言，也就是指向我們革命行動總方向的南針。

社論

針灸專欄



- 針灸研究中心芻議
- 與哈鴻潛教授一席談
- 與 Dr.R.Contreras 一席談
- 與 Dr.E.MayorKinos 一席談
- 與毛衛立教授一席談
- 針刺治療與戒毒
- 慢性疾病之臨床針灸應用